

【后山史话】

洛水老花龟



■ 任见

又名后山,有各种作品约2000万字,如《洛阳往事》《帝都传奇》等。全新的判断、犀利的表述、深刻的幽默、温暖的交流,是任见作品的特色。本报首家推出其“后山史话”系列美文。

禹处心积虑,预备攫取最高权力,授意手下喊他老大,一来二去,他的名字就成了大禹。

一天,大禹带着一帮心腹到洛水边游玩,看到鱼鳖虾蟹不少,尤其是那些鳖,见到久违的太阳,纷纷爬到岸上晒背。

大禹骗手下说他看到一只花背巨龟背上刻着字。什么字呢?他的手下都是文盲,大禹又是权力的化身,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

第二天,大禹召集人们开会,说已经破译了那只老花龟的“背书”,要公布答案。

大禹说:“龟背的中间是‘皇极’两个字,‘皇极’就是中央的意思。‘皇极’四周那些字也有讲究,意思是做大事得有规矩。神龟送来的就是规矩——劳动纪律、办事指南……最重要的还有庶征、稽疑,直说就是税收、稽查,谁想不缴税,谁小心脑壳。”

大禹的跟班们察言观色惯了,心里清楚领导的意思。

他们簇拥着大禹,你一言我一语道:“大人治水有功,大德布于天下,故而洛龟贡书,这是上天赐给人间的祥瑞,您老人家应即天子位啊!”

“哈哈!”大禹笑道,“滑头,拥立我做天子,你们好做我的爱脚呀!要说你们跟着我,风里来雨里去,也是有功的,弄个部长干干也是应该的。”

大禹暗示组阁,周围人愈加鼓噪,催他快些“吃肉”,他们好跟着“喝汤”。

大禹一边治水,一边真没少动脑筋,你看,他连征缴办、纠察办之类的机构都考虑到了。单看他的构想,就比舜进了一大步,比尧进了两大步。

洛书——洛河神龟“背书”昭示着什么?这些连尧和舜都不知的治世玄机,上天赐给了大禹——它不是看上大禹,让大禹即位的吗?

新的夏族部落联盟因大禹的长久预谋而成立了。

岁月是把杀猪刀,天王老子也不饶。舜年龄大了,掌权已力不从心,大禹决定夺取舜的部落盟主的职位。舜自知不敌,恭敬地交出了权力。大禹居功就位,开始统治天下。

更早的年头,洛阳北边的黄河里出现的龙马背上有河图,河图为第一任“村长”伏羲所破解,说是上天所赐。伏羲埋头在河图斑斑点点的组合里,画出八卦。

伏羲获河图,大禹受洛书。那么,在黄河龙马和洛水老花龟背后,到底藏着什么神奇的秘密呢?

【凌秀生活】

罗,罗面的罗



■ 梁凌

喜读书,爱思考,相信美好。一边煮饭,一边阅读,偶尔作文养心,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一个人的行走》《心有琼花开》等。

夏天,面容易生虫,好端端一袋面,食之有“肉”,弃之可惜,这时候,罗就派上了大用场。把生虫的面倒进罗里晃一晃,面漏下去,虫被留在罗里,倒掉。滤去虫子的面,该蒸馒头蒸馒头。

记得有一年,家里的罗坏了,一直没买新的,后来我在喝面汤时发现一条虫,正要将其倒掉,母亲大喝一声:“那是面虫,不能倒!”既然不能倒,不喝汤总可以吧。母亲叹息一声,夹出虫子,一边喝汤一边说:“该买罗了!”

我小时候,谁家没有罗?那可是和瓦罐、簸箕、竹篮、水瓢一样重要的器物。面能生虫,其实是一件幸福的事,是食有余的象征。

我母亲的姨婆,我唤太姨婆的,那时候已有八十多岁,身体十分硬朗。有一年,她在我家小住,除了纺棉花,就坐在院子里罗面。我看她把白面、黄面一瓢瓢地舀进罗里,边晃罗边念念有词:“打罗了,罗面了,小孩子来吃饭了!”

她特别爱惜粮食,平时对我很和蔼,但有一次,我母亲下地干活了,我把吃剩的一口黄馍扔掉,她很生气,从地上捡起黄馍,撕掉脏皮,逼迫我吃。我不吃,她生气道:“我不在你家了,都是你气的!”然后,她倒了一盆水,把长长的裹脚布解下来,慢慢地洗她的三寸金莲,边洗边说:“我洗完就走!”我吓得跑到地里,哭着把母亲拽回家。母亲回来,我见她俩有说有笑,太姨婆并没有要走的意思。太姨婆吓唬我说:“你再不听话扔粮食,我就真走了!”

太姨婆那么老了,却很健康,她常对人说:“阎王不叫我去,我也没办法。”太姨婆九十岁那年,阎王来叫她,她已被放进棺材里了,人却突然醒来,伸个懒腰说:“我走到半路,又被赶回来了,人家说我禄粮没吃完!”太姨婆的逻辑是:每个人一生都有一座粮山,吃完才可以走。这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她看见我扔剩馍那么生气。我现在比较爱惜粮食,也跟她这一理念有关。太姨婆后来又活了九年。

我之所以想起罗,是因为我家的面生虫了。我把罗拿出来,细罗罗那些白面、黄面。朋友看见了,说:“你即使罗了,面里面还有虫卵。”我问:“那些虫有害吗?”她说:“没害。”

既然无害,就舍不得扔,因为扔掉的,不仅是良心,还有光明。

【青墨红尘】

跳舞的男人有故事



■ 李青

专职编辑,业余写作,中篇小说《谁都救不了你》曾获《当代》文学拉力赛冠军。伪装的“情感专家”,著有《读懂老婆,做好老公》《读懂老公,做好老婆》。

我喜欢爱跳舞的男人。在公园里见到教大妈们跳国标舞的退休舞蹈演员,我都会觉得他身上有故事。

英国电影《跳出我天地》里主人公比利的父亲说,拳击才是男人应该学的,跳舞,不够爷们儿。这种对职业的偏见,根植在许多人心。比利却说,当他舞动起来的时候,其他的一切都不存在了。

为什么要跳舞?因为想跳舞。

说起跳舞的男人,绕不过尼金斯基。这个被称为舞蹈之神的男舞者,在舞台上只停留了短短10年,却在精神病院度过了漫长的30年。我们可以在两部电影里看到尼金斯基的影子:《红菱艳》里穿上红舞鞋就停不下来的女演员,是尼金斯基在舞台上的写照;《魂断威尼斯》里中年作家和美少年的畸恋,则映射了尼金斯基和他18岁的经纪人佳吉列夫的一段孽缘。

尼金斯基的舞蹈究竟是什么样,我们已无从得见,只能臆想。当我为另一些男舞者心动的时候,就会忍不住想,如果是尼金斯基来跳会怎么样。

《跳出我天地》的最后一幕,成年的比利穿着很奇怪的白色羽毛服,在舞台上凌空一跃。后来知道,这是男版《天鹅湖》的一个片断,成年比利由亚当·库柏扮演。

亚当·库柏,1971年出生于英国伦敦,5岁学习踢踏舞,7岁学习芭蕾舞,16岁时参加瑞士洛桑国际芭蕾舞比赛获得希望奖,后加盟英国皇家芭蕾舞团,1991年晋升为独舞演员,1994年晋升为首席男演员。1997年,他离开英国皇家芭蕾舞团成为自由艺术家,在欧美拥有大批影迷。

亚当·库柏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范本:有天赋,肯努力,一步一个脚印攀上事业高峰。这个世界就是给正常人准备的,真正的天才只有两种结局——疯掉或者死掉。“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,它只能一直地飞呀飞,飞累了就在风中睡觉。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,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。”无脚鸟的台词,说的就是他们。

我们的理想是做亚当·库柏,天赋刚刚够赢得名声,却没有多到毁灭一个人的生活。